

戴國輝全集

16

【文化與生活卷】

四十年日本見聞錄・未結集：中日文化之我見

戴國輝全集

16

文化與生活卷

◎四十年日本見聞錄

◎未結集：中日文化之我見

戴國輝全集 16

【文化與生活卷】

著 作 人 戴國輝
策劃／總校 林彩美

編 輯 製 作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10048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6樓
02-2343-3142

編 輯 委 員 王曉波 吳文星 張錦郎 張隆志
陳淑美 劉序楓（依姓氏筆畫序）

主 編 封德屏
執行編輯 江侑蓮 王為萱
美術設計 不倒翁視覺創意

出 版 文訊雜誌社
發 行 人 王榮文
發 行 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81號6樓
(02) 2392-6899
<http://www.ylib.com>

排 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初 版 民國100年（2011）4月
定 價 全27冊（不分售）精裝新台幣16,000元整
ISBN 978-986-6102-11-0（全集16：精裝）
978-986-85850-4-1（全套：精裝）

四十年日本見聞錄

- 不囿於偏見／林彩美譯 003
——讀一則有關拙於計算的美國人報導
- 中日花緣／林彩美譯 007
——茉莉花與含笑花的故事
- 爆竹與中國人／林彩美譯 011
- 我的日本體驗／林彩美譯 019
——十足的境界人
- 日語與我／林彩美譯 083
- 人類該對農業與自然有所負責 091

未結集：中日文化之我見

輯一 生活札記

- 給T君的信：往北海道的亞洲／李毓昭譯 099

感到抗拒的二三事／林琪禎譯	107
有關留學生問題的訴求／林彩美譯	111
戶隱一遊所拾／林彩美譯	113
——學生健行團Wandervogel滑雪旅行	
同學會草創期的四個原則／劉靈均譯	115
——私感	
【附錄】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會則／李尚霖譯	118
同文同種的笑話／劉靈均譯	121
在舊書展可遇見的人們／林琪禎譯	123
「含笑」花開記／林琪禎譯	131
客家風俗／林琪禎譯	137
——舊曆年三題	
絲瓜是可以吃的／林琪禎譯	141
在交流上的「義」與「情」／陳仁端譯	143
關於孩子鋼琴課之我思／劉靈均譯	145
從周恩來的日本留學談起／李毓昭譯	147
關於夫婦異姓／李毓昭譯	149
參加文明懇談會有感／李毓昭譯	151
祓楔與再生是同根生／李毓昭譯	153
與舊書店的交情／孫智齡譯	155
狐狸不要笑貓／李毓昭譯	157
金牌的囚犯們／劉靈均譯	159
——奧運雜感	
獻辭的困惑／孫智齡譯	167
——日本式與中國式	
相撲的國際化／李毓昭譯	169
中華料理／孫智齡譯	173
屠蘇酒的故事／林琪禎譯	175
昭和30年代的東大／李毓昭譯	179
八億分之一與一億分之一的相逢／劉靈均譯	183

輯二 漫談語言與教育

文化接觸場所的大學和其周遭／李毓昭譯	187
——從我的日本經驗談起	
我的朝鮮體驗／林琪禎譯	191
能充當橋樑嗎？／林彩美譯	197
你被接納了嗎？／林彩美譯	199
「血」與相貌／林彩美譯	201
日本人與中國人／林彩美譯	203
對水泥磚牆「長城」之感／李毓昭譯	205
中華料理的滲透／劉靈均譯	207
從日本、美國看台灣	213
——品質管理與「匠」的精神	
【附錄】深入了解、認同自己的文化／羅正義	218
——聽戴國輝的一場演講有感	
從小學教育看日美差異	221
做為意識形態的日語／李毓昭譯	227
網球場百態／林琪禎譯	231
基於同鄉意識的強大團結力／林琪禎譯	235
——以客家的身分來說一句	
那天我是在——／陳仁端譯	237
從ㄅㄆㄇ到二二八	239
【附錄】本省外省，有情分無情結	242
立教大學的最後一堂課／李毓昭譯	247
——我的日本40年與立教20年	
我的日本經驗	251
——大學的教育與研究	
談我的求學、研究與教育並給學生的建議	261
語言與教育／李毓昭譯	271

從提早學英語、英語教學，漫談語言與文化、心靈精神及政治的關係

275

戴國輝全集 16

文化與生活卷

四十年日本見聞錄

林彩美 譯 陳梅卿 校訂

不囿於偏見

——讀一則有關拙於計算的美國人報導

◎ 林彩美譯

最近看到很有意思的外電報導和電視畫面。

外電是由UPI（合眾國際社）報導的美國人拙於計算。依據該電，以全美17歲的青少年34,000人與成人4,200人為對象，由全美教育調查中心所實施的調查。

結果能對商品有正確評價，並以最經濟價格而購買的人是全體的一半以下，能計算計程車價的青少年只占全體的10%，成人為20%；再是能正確地計算餘額開出支票的人，青少年占1%，成人也只有16%。

又，吸引我的電視影像是，8月5日晚間十點半放映的東京12頻道《中國歸還者們之夏》的木元スミエ與在中國東北部失散的兩個姊姊的表情，以及使用的語言。

僅以影像所見，姊姊兩人的容貌與幸運地和父親重逢、敗戰後不久即回國的妹妹木元スミエ之間，可感到淡淡、共通的東西，但兩位姊姊看起來完全一副中國農婦模樣。

如沒聽錯，長姊是44歲，那麼戰敗當時是中學二年級或一年級學生；二姊則約小一兩歲，是小學五或六年級。但是她們在30

年的歲月中完全忘記母語日語，與妹妹スミエ的對話都得經由翻譯。

乍看之下，美國人的不擅長計算與戰災孤兒木元姊妹中國化的容貌及忘記母語之間，似乎沒有任何關係。其實不然。此兩件事象不約而同地證明給我們看，人類受後天環境的影響是如何的強；又人類為了生存下去，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嘗試順應環境這件事，是我所要關注的。

外電傳來數日後，我拿著刊載此文的報紙，徵求數位熟人的意見。得到的一般反應皆是「哦！那美國人怎麼會這樣」的極坦率回答。

如果報導中所調查的對象只是黑人、印地安人等特定人種群體，或是東南亞的印尼人、馬來西亞人，反應會是如何？我逕自想像。

據我有限的經驗，其反應恐怕是「果然是這樣，落後嘛」。

因職務的關係，受邀演講有關東南亞的「華僑」問題或受質詢的機會很多。在那種場合，與會者或質詢者之中，幾乎可說必然會蹦出華僑＝漢民族優秀說與原住民劣等說的單純能力比較論。因為有這種令我厭煩的經驗，所以我才做出以上的推測。

受華僑＝漢民族優秀的偏見所囚囿的也不限於日本人相關人士。華僑有很多人相信自已好像先天比當地原住民優秀，這才是問題之處。

大約十年前，著名的某東大教授問我：「戴君，有點難以啟齒……，中國人是不是對自然科學不靈光？」雖是李約瑟教授（Joseph Needham，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長）的《中國之科

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日譯本由思索社出版)還沒有像現在如此著名的事,但這真是令我困惑的提問。

老實說,對某教授的「無知」與偏見,現在我還沒有笑他的勇氣。因為不少崇尚西歐的中國知識分子,受西歐「有識之士」的似是而非之說而中了毒,到最近還相信中國人對自然科學不靈光、中國醫學是騙人醫學等。

在我自認是外行人的前提下,我以為街頭巷尾所流傳的原住系印尼人、馬來人沒有商才、數學不靈光之說,與美國人不擅長於計算的報告,其原由相同,可從他們所處的生活環境與目前的生活必要性之關聯上找出大半原因。

在此意義上,我不贊成華僑=漢民族優秀說,對不擅長計算一事亦不感到驚訝、震驚。何況生活方式基本上不改變的話,僅學習算術,我想也不能解除拙於計算的情形。

由已被議論很久的日本英語教育之例也可知道,在生活上英語的需要度不高時,只為了考試目的之英語教育,無論花多少時間與精力,情況是不會好轉的。

現在還根深柢固留存的「日本人對外語不靈光」之說也只是偏見之類,將此偏見粉碎的是前述戰災孤兒木元姊妹能使用道地的中文吧。

一直到近代,計量民族資質的尺度大多基於西洋列強的霸權者與其追隨者所創造的基準。

恐怕言之過重,連屬於非西洋文化圈的知識分子,不知何時也陷入西洋的基準中,受其擺布,最後自己把那追隨者的地位錯認為宛如光榮之座,至今猶感激地安坐著,這真令人遺憾又慚

愧。只能說真是不爭氣之外，又能怎樣呢？

那麼，1975年正值八一五的30周年，戰後最大的經濟不景氣、中南半島的劇變、印度議會民主主義的混亂、韓國情勢的不穩、中蘇對立的激化等，像是在強烈地告訴我們亞洲正面臨新生和轉生的大轉換期。

乘著高度經濟成長的順風號，在亞洲不履行真正意義的民族和解的手續，又企圖再回歸亞洲的日本民族，那「帳單」會遞來的跡象並非沒有。在「帳單」未遞來之前，姑且基於我們自己的非西洋基準，在意識面相互試試自己能力的判定，不知如何？

本文原刊於《中日新聞》，1975年8月11日。原題「憶測は眞實を見失う——偏見から自由におろう」

中日花緣

——茉莉花與含笑花的故事

◎ 林彩美譯

暑假前的某一天，受學習院大學教授小倉芳彥（原學習院大學校長）先生轉贈《池田醇一追悼文集》。

在拜讀之前，我都不知道原來那時不時在東京神田神保町的中國專門書店見過的白髮、清瘦有風度的老爺爺，就是池田醇一先生，並是知名的「味之素」〔譯註：味精〕發現者池田菊苗博士的長公子。

這本文集真是教給人許多埋沒的史實。

乃翁菊苗博士在倫敦與夏目漱石同宿50天，且同時皆愛閱讀馬克思（Karl Marx）文獻，說他很可能是第一位讀完《資本論》的日本人的一篇文章大為引起我們的興趣。

這暫且不談，醇一翁是1974年6月16日辭世，享壽82歲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家。年過70歲時學習中文，為促進中日兩民族的和解與友好，做了種種活動。

他也是在戰中，伸出援手給因郭沫若逃出日本，受波及而坐牢的中國美術家瘦鐵（本名鐵崖）的善心人。

在中日兩民族間最困難時期，姑且不說如此美麗的友情應該

被記憶、表揚，希望在最低限度的史實留下更詳細紀錄。

醇一翁又好像極喜歡花。在1964年訪中的歸途獲得廣州產的茉莉花，隨後帶回日本，插枝繁殖贈送給許多友人。

此花雖小但清香宜人，撫育此二、三朵聚集著、靦腆地開放的茉莉花，其贈送朋友們的「花之心」是什麼，如今無從請教。

想想林正子女士在〈謹獻給編茉莉花環之翁〉〔〈謹んで茉莉の花索を編みし翁に捧ぐ〉〕中吟詠著「撫育茉莉花兮頒四方，維繫東瀛與禹域兮編花環」（《池田醇一追悼文集》，頁125）就是其期望。

我自忖不致牽強附會，願加以補上一段。近代中日關係一直以來僅是臭鄰關係，醇一翁試著以茉莉花之芳香除臭清穢，寄託希望於花，「辛勤」創造出芳鄰關係。

還沒見過真正茉莉花的讀者諸賢，有喝過茉莉花茶的經驗吧。

馳名世界的中國花茶是經過特別的加工過程，把各種花香加入茶中。其中以茉莉為上品。

我知道現在花店以jasmine為名的盆栽，與醇一翁所繁殖的茉莉花不一樣。

家人花了很長時間找遍各地，終於偶然地在附近的花店買到兩盆。問了花店，店主說也叫jasmine，但這是野生的jasmine。

「為什麼是野生的？」對我的發問，未得到說明。

日本和魂洋才的痕跡在花的稱呼上也沒完沒了地持續著。

以往僅止於關西的hibiscus，近來也廣泛普及，關東一帶也可見到其蹤影了。這個hibiscus追本溯源，在沖繩叫琉球木槿，在台

灣叫佛桑花（或扶桑花），是到處可見的花。

因長久以來的陋習，日本人對琉球木槿與台灣扶桑花不產生「花之心」與感動，但對夏威夷的hibiscus好像就特別感動。

最近旅行回來的友人，同樣對夏威夷的poinciana的整片火焰般的深紅讚不絕口。我告訴他，poinciana即是台灣中南部普遍的行道樹鳳凰木，他便失望地說：「什麼，原來是這樣的啊。」病入膏肓即此之謂也。

然而郭沫若的亡命，又讓我想起另一種花之緣，有關含笑軼事。

含笑花的日語叫karataneogatama，又叫作banana shrub。

華南、台灣、越南各地，婦人用來替代香水與當作髮飾而珍重的就是這種花。黃白色略圓的六瓣花冠小花，直到花快謝時花瓣都保持半開，所以才被命名為含笑吧。

婦人們愛用它為髮飾，所以含笑花對我們來說是故里的花、母親的花，那稍帶甜味的芳香更加令人挑起對母親的思念。

1969年的時候，我查閱戰前出版的《台灣文藝》（2卷2號，1935年2月）時，看到文藝評論家賴明弘寫的〈訪問郭沫若先生〉一文。文中有一段寫郭沫若在市川〔譯註：日本千葉縣〕隱居的院子種著含笑的小樹。我對此發現感到驚訝與歡喜。

記得郭沫若好像是從華南遷移四川的客家，也是華南之「子」，是否是以含笑療癒鄉愁呢？

郭家的含笑不知從何處引入。但同時間聽到有台灣出身的醫師G氏在市川培植含笑的苦心之談。受其恩惠吧，我們狹小的院子也能種了一株。

自那以來，我們以故里之花、母親之花，在初夏把含笑花送給鄰居友人，培植小苗分給同鄉。

不僅告知醇一翁的花之心，我們也想從此以一個中國人的身分，繁殖茉莉花與含笑花，讓日本友人們分享花香，為中・日花緣之環更加擴大而努力。

通過與日本人的對話，想擔負起構築日本與亞洲應有的親善關係，做為「架橋」之一石的我，很高興現在又增加了芬芳的角色。

本文原刊於《東京新聞》夕刊，1975年9月22日，第4頁。原題「日・中花緣——茉莉花と含笑花のこと」